

饮水思源 “万能师傅”收获精彩人生

□ 杜卢洋 记者 戎易

“曹师傅，我家新买了个电饭煲，一插上电就跳闸，能麻烦你来看看吗？”近日，在戚墅堰华洁装饰服务部，装修师傅曹春华接到了戚大街社区居民的求助电话。“没问题，我中午就来。”曹春华说。

45岁的曹春华患有小儿麻痹症，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。自强不息的他自学装修手艺，开了一家装饰服务部，靠做装修工作维持生计。

“我从戚大街社区工作人员那里得知，区里推出了‘菜单式’培训服务，想着可以学习到更多技能，也能多赚点钱贴补家用，就立刻报了名。”曹春华告诉记者，在社区牵线搭桥下，他参加了区残联组织的残疾人电工培训，开始备考电工证。

《电工基本常识》《常



见线路维修》《电工仪表与测量》……曹春华走进课堂，连续25天，每天学习电工技能8小时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2021年底，曹春华拿到了中级电工证。自此，每到街坊邻里家中干活，曹春华都会用新技能顺带帮忙检查下水电。“街道、社区没少帮我介绍装修的活，我又免费学到了电工技能，帮街坊邻里检查下水电也是顺手的事儿。”曹春华笑说。

慢慢地，曹春华的爱心与手艺为社区居民交口相传。“曹师傅特别热心，问他关于装修、水电的问题，他都会帮着解决。”社区居民刘桂春说。“饮水思源，这是做人的本分。”曹春华认为，自己接受了帮助，理应回馈给大家。

2022年下半年，曹春华被选举为戚大街社区残疾人协会副主席、戚墅堰街道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委员。“曹师傅话不多、人也腼腆，但却是居民们眼中的‘万能师傅’。”戚

大街社区工作人员陈慧敏说，社区内房屋老旧，水电问题频出，加上人口老龄化程度高，老人们常被水电问题困扰，曹春华的帮忙起到了大作用。

刘阿姨家的线路容易短路、王阿姨家的墙体经常渗水……在曹春华的装修笔记本上，记录着社区居民家中的水电问题。“有时候在外装修，来不及赶回来帮大家维修，我就尽量在社区志愿活动中弥补一些。”曹春华说。因此，在戚大街社区服务中心，常能看到穿着“红马甲”的曹春华。

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”这是曹春华最喜欢的一句诗。他觉得自己就像诗中的“野草”，在逆境中韧劲十足、奋发向上，把人生经营得有滋有味，还能够帮助他人。“今后，我还想考个电工操作证，再学习电焊知识，希望能拿到含金量更高的技能证书，为大家提供更多的服务。”曹春华说。



曹春华拿到中级电工证

记者手记

2021年起，常州经开区残联正式推出“菜单式”培训服务。截至目前，已有260人接受面点烹饪、美容美发、电子商务等培训服务。

“菜单式”培训增强了残疾人的职业技能，帮助他们就业，更进一步融入社会。期待看到更多“曹春华”，用行动将爱心延续，播撒助人为乐的种子，收获人生的春华秋实。

横山桥白荡湖：撒网捕鱼迎丰收

本报讯（见习记者 张紫涵 记者 徐千翕）眼下，横山桥镇芙蓉片区东周村白荡湖进入五年一次的冬捕期。经过10天的抽水，养殖户们撒网捕鱼迎丰收。

现场，湖中白鹭齐飞，肥鱼弹跃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乡村冬捕画卷。东周村养殖户许光成介绍，2022年鱼产量约为每亩水域500公

斤，主要有青鱼、草鱼、鳊鱼、花鲢、白鲢等品种。

好山好水出好鱼。白荡湖水质优良，出产的鱼个头大、品质好，一直是周边百姓餐桌上的“宠儿”。岸边，前来买鱼的人们争相询价购买，养殖户们忙着捞鱼、称重、装袋，一派繁忙景象。“听说冬捕开始了，我一大早就过来了。买了2条青鱼、1条白鱼，准备过年吃。”横山桥

镇新安村村民丁晓文说。

横山桥芙蓉片区有着“十万八千亩芙蓉圩”的美誉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，鱼苗养殖已有300多年历史，水产养殖面积达4500亩，每年养殖鱼种接近10亿尾。接下来，横山桥镇将持续挖掘芙蓉水乡的第一产业优势，培育重点产业项目，促进乡村振兴。



弘扬传统文化，关爱环卫工人。上月30日，“浓情腊八粥 温暖环卫工”活动在秋白书苑遥观光大环境馆举行。现场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热腾腾的腊八粥和防疫物资送到环卫工人手中，为辛勤的“城市美容师”送去节日的祝福，同时呼吁市民关心环卫工人，尊重其劳动成果。

周银 黄雅婷 摄

咸饭

□ 刘红玉

我时常想，人们需要的其实很简单，冬天有阳光，夏日有轻风，粗茶淡饭，容膝小斋。

那日，我突发奇想，烧了咸饭。家里有父亲腌的咸肉，切下好多片肥肉，青菜切碎起油锅，粳米中掺些糯米，青菜、咸肉放入，加少许盐，搅拌，然后让电饭锅自个儿煮了。开锅前心头忐忑，开锅后非常失望，所有的菜和肉都浮在米饭上。赶快用勺子拌匀，奇迹出现了。青菜拌后，变得粉碎，完全和米饭糅合在一起。咸肥肉经过蒸汽的“历练”，油都渗进了饭里。饭有点油有点咸，软乎乎香喷喷的，非常入味。无需任何的佐料，我一口气干了两碗。

小时候，平常的菜肴缺盐少油，咸饭是至味。我家里只有煤球炉，烧咸饭都在煤球炉上。饭熟后，妈妈吩咐我熏饭。钢精锅子略倾斜，沿着炉子转锅角，这样角角落落的饭都煮到了。熏饭时，需把握好火候，否则一不小心，饭就焦了。到了婆家，灶膛里烧出的咸饭，有柴火熏过的味道，有田里露水滚过的味道，有小鸟啄过稻子的味道，有桃红柳绿染过的味道，嚼起来更香。

成先生一边吃咸饭，一边回忆。他说小时候的饭菜，没甚油水，又是长身体的时候，非常容易饿，每到下午3时多就要加餐。盛一碗米饭，另一碗倒开水，握一勺猪油放入开水中，在里面再加一点酱油，一碗白米饭伴随着酱油汤，一眨眼就下肚了。

看着先生瘦小的个子，我觉

得，当年他吃的白米饭还不够多。

先生继续说，小时候，除了姥爷每月领工资的那几天特别幸福外，还有就是父母晚上“吃杠杠”的时候。每到稻子上场，晚上大队要组织轧稻。大队场上拉了电线，全队人加班。每天深夜结束轧稻时，一大锅粥等着社员，权当辛苦后的夜宵。等到最后一天，稻子被囤起来后，加班就结束了。那一天，他兄妹仨就要在家熬夜了。很晚很晚，在白天一天肆无忌惮的疯玩后，小眼睛早就耷拉下来了，但是一定要撑着，坚决不能睡觉，尽管灯泡在眼前越来越晃，灯光越来越模糊，小脑袋不住地磕到桌子上。加班结束意味着大队会犒劳社员，社员可以饕餮一回。父母总是省下一碗饭带回家，饭里塞着白花花的肥肉。这肥肉是最好的催醒剂，瞌睡虫立马就被赶得无影无踪，他们吃得满嘴冒油，那叫一个欢快。

先生一边说，一边不由自主地吧唧了一下嘴巴，仿佛那肥肉就在嘴边。

先生现在依旧喜欢吃肥肉，大约在小时候就播种下了喜爱的种子。在贫瘠的年代，那是无可比拟的美味。就像饭锅上炖的咸肉，大概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回忆，那种根深蒂固的爱好，烙满了时代的密码和符号，只有我们能解读、翻译和理解。

还是和平盛世好，可以吃吃咸饭，遥想当年。所谓的粗茶淡饭，也是在丰衣足食后的选择。

圩墩新语

